



册府元龟
卷之六百八十四
至七



13
849
225



13
849
225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四

條教善人課最

條教

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無疆語云既富
矣又何加焉蓋居長人之任興教為本令下禁止風
行草偃其所繇來尚矣漢氏而下良吏繼出乃能推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八十四

本俗尚講求治要思所懲革樹之風聲繇是獎善防非置之表率遏強撫弱為之約束尊賢興學禁淫起廢除律令之不便祛風軌之因習至於樹藝之便利蠶績之程品布帛之度春汲之宜靡不為立科條以杜紛競真得夫善人為邦之旨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異乎不戒視成者已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米鹽言雜而且細然霸精力能推行之

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

城謂縣城也

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

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

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

更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

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椽功曹各自砥礪助

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以妨賢

趣讀曰促夫羽

翻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

闌屬之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

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

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椽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污

不軌汗濁不軌不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

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若

今之當直左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意丞教戒張輔

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藏

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

穀美惡謂記教命之書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嘗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

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姓夫婦之道延乃移書

屬縣為使男年一十五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四十皆

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俸祿以

振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

張湛為左馮翊在郡設條教政化大行

楊球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牧舉會赦原後遷

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蒞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鈞之讎高祖赦季布逃亡

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况君臣分定而可懷風管

箴今一蠲往愆期諸求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

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天不齊同其時

秦彭為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

刑府元華條教
項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
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
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王景爲廬江太守驅率吏民修起蕪廢遂銘石刻誓
令民知嘗禁又訓令蠶織爲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
江傳其文辭曰
魏司馬芝漢末爲河南尹爲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
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
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
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

哉於是下吏自勵

蘇則爲金城太守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
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者必賞
晉王沉魏末爲婺州刺史至鍾乃下教曰自古聖賢
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誦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
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今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
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
逸於林藪黜奸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
所患與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
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中者給穀千

冊府元龜 條教 卷之六十八
斛謂予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廡褚若曰奉省教旨
伏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
不應而近未有裨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
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
之士或憚賞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
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
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
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上
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典利益於本州達幽
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

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
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
其國哉褚若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
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
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
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
唐虞明不足以竝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
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繇和戎之功蒙女樂之
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
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

也沉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沉探尋善政按賈逵已來
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乃教曰後生不
聞先生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竝用長
久之道也俗化凌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
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
家門若不教之必致遊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
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

華軼永嘉中爲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崇典禮置儒
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頽替禮典無宗
朝廷滯議莫能攸正當以慨然宜特立此官以弘其

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確然絕俗才學精博道
行優備其以爲儒林祭酒

虞溥爲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
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
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
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
失御天下分離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
莫脩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
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開學業以協贊時雍光揚盛

化乃具爲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
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質美始涉學庭
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
而寡味欲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
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
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
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
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
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
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

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馮
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
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
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
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
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廼含章舒藻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
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嘗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
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繇濟也諸生若絕人
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

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嘗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下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至苦而祿答未厚繇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廢頌聲寂寞仰瞻俯省能不歎慨自胡夷交侵始三十年矣而未革而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

文教未洽不足緩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繇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况今江表晏然王道隆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騫之時以馬上爲家逮於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太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真通才也今使三時旣務五教竝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

冊府元龜 條教
哉便處分安學較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叅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竝求脩復學較可下聽之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慶又廢

劉弘爲荊州刺史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倍從事又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川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竝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

殷仲堪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產子不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唐彬爲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竝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都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

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饑儉境內騷然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受其利

後魏高祐爲西兗州刺史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

北齊蘇瓊爲清河太守每蚕月豫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

長史嘗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

隋令狐熙爲鴻臚卿開皇中文帝祠太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於是熙爲刺史下車禁遊食

抑工商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

者勒爲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爲良政帝聞而嘉之

趙賢通爲冀州刺史冀俗薄市井多奸詐乃爲銅斛鐵斛置之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喜頒告天下以爲

舊法

唐張文琮高宗永徽中爲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爲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祀典旣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祭先農所致乎神在於敬何以邀福於是

冊府元龜 餘教 示其節限條制百姓欣而行之

課最

繇漢以來重長人之寄有會課之法稽勞底績以功多者為最焉蓋取乎治行殊等閎闊彰著乃處乎上第或申之懋賞所以旌勸良吏聳厲當世者也若夫考績之典紀旌虞書大計之法著於周制所以揆勞而責實獎能而褒善載於前籍斯為懿範然而牧守之重吏民之本患於數易罔克成化儻善人為邦復久於其道亦未有不邁德敦教厚生美俗而致尤異之課者矣

漢兒寬

兒音 癸

武帝時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關狹與民相假貸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

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

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緝屬不絕

緝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緝

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之欲切

課更以最帝繇此愈奇寬

朱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遷河南太守治行嘗為第一

陳立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

尹翁歸為右扶風盜賊課嘗為三輔最

韓延壽守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
毋將隆為潁川太守以高第入為京兆尹

黃霸為揚州刺史以高第為潁川太守以外寬內明
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

二千石自漢興言治民更以霸為首

馮野王為隴西太守以治行高人為左馮翊

班况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河農都尉上河地名農都尉者

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較尉

後漢馬魴建武中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
代趙熹為太僕

鄧晨好樂郡職繇是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嘗為

冀州高第中山屬冀州冀州所部郡課嘗為第一也

崔實為五原太守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嘗為

邊最

賈琮為交趾刺史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

黃琬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

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

張奐為武威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嘗為諸郡最

河西繇是而全

魏朗為河南太守政稱三河表三河謂河東河內河南也

劉祐為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抑其權強平理冤結政為三河表

魏杜畿為河東太守在任十六年嘗為天下最

鄭渾為京兆尹太祖征張魯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

梁習再為并州刺史政治嘗為天下最

顏斐為京兆尹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京兆皆整頓開荒人民豐富嘗為雍州十郡最

晉解脩初為魏瑯琊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

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

諸葛恢為會稽內史大興初以政績第一詔秩中二千石

梁何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世稱何吳郡後謝舉為吳郡太守聲跡畧相比

後魏陸侯為冀州刺史時考州郡治功唯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

源賀為冀州刺史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時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

請代朝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
裴延雋爲幽州刺史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

張恂爲廣平太守其治爲當時第一

北齊赫連子悅爲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
多逃散子悅親加恤惠戶口益增治爲天下之最
許惇爲陽平太守當時遷都鄴陽平卽是畿郡軍國
責辦賦斂無准又勲貴屬請朝夕徵求惇並御之以
道上下無怨治爲天下第一

後周鄭孝穆西魏大統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
能名

王羅時爲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
所部百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孝穆下車之日戶止
三千留情撫綏遠近咸至數年之內百四萬家歲考
績爲天下最文帝賜書美之徵拜京兆尹

王德爲平涼郡守雖不知書至於斷文處分良吏無
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嘗爲最

崔謙爲鉅鹿太守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
察嘗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

隋樊叔略開皇初爲相州刺史政爲當時第一
梁彥光開皇中爲岐州刺史其俗頗質以靜鎮之令

境大化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

劉仁恩為亳州刺史治績號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

書

韋世康為絳州刺史在任數年有惠政奏課連最擢

為禮部尚書

楊達為鄆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

品天下牧宰達為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

令狐熙為汴州刺史下車禁遊食抑工商民有向街

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勒為聚落僑人

逐令歸本其有獄滯竝決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

文帝聞而嘉之顧謂侍臣曰鄴都天下難理處也勅

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熙之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

下之最賜帛三百疋頒告天下

房恭懿開皇中為澤州司馬遷德州在職歲餘盧愷

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

趙軌開皇中為齊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時使

者卻陽公梁子恭狀上高祖嘉之賜物三百段米三

百石

侯莫陳穎為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

巡撫山東以穎理行為第一高祖嘉歎優詔褒揚

公孫景茂開皇中爲息州刺史詔以景茂年終考較
獨爲稱首昇上儀同伊州刺史
裴蘊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
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嘗少卿
唐皇甫無逸隋大業中爲滄陽太守甚有能政名差
品爲天下第一
鄭善果隋大業中爲魯郡太守克己爲治號爲清吏
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爲天下最
梁文謙隋大業中爲饒州刺史歲餘爲鄱陽太守稱
爲天下之最

盧從愿玄宗開元四年爲蔡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
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疋無幾入
爲工部侍郎

楊承仙代宗大曆初爲懷州刺史當四戰之地邑野
荒廢人無全家承仙到官苦心積力以慈愛理之同
其甘苦流人自古歲盈數萬表課第一
蕭定累爲表信胡安睦潤六州刺史所蒞皆有聲大
曆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嘗州刺史蕭復
濠州刺史張鎰爲理行第一其勸農桑均賦稅逋亡
歸復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戶部侍郎

李承為撫州江州刺史課績連最

張延賞大曆三年為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維
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
河渠脩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
美之時罷河南淮西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
賞又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河南五年理化第一
徵拜御史大夫

嚴震為鳳州刺史德宗建中初司勳郎中韋縠為山
劍黜陟使薦震理行為山南第一時賜上下考封郎
國公在鳳州十四年能政不替

李惠登為隋州刺史在州二十年田疇闢戶口加千
願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績上聞加御史大夫升
其州為上貞元二十年贈洪州都督

薛萃少以吏事進累官至長安令拜虢州刺史朝廷
以九課擢為湖南觀察使

盧元輔為杭嘗絳三州刺史以課高徵為吏部郎中
盧商為蘇州刺史在蘇州變鹽法獲利倍多文宗開
成二年宰臣為鹽鐵使以課績上聞乃以商為潤州
觀察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四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五

忠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也是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儒者之寶於是乎在謂
之令德豈虛談哉繇漢以來居牧守之任者乃有明
誠內孚英規外著奮志而滅敵挺躬而冒險忿大盜

之肆慝糾衆而致誅察姦人之無良先事而除怨值
亂而不廢貢職遭難而克敦禦備濟王師之乏困保
臣節於艱虞以至強寇侵逼危城失守轉鬪冒刃遂
隕厥軀王綱絕紐大事將去守義不回因罹非命凜
然生氣塞於民聽誠足以聳厲來者俾知委質之道
焉

漢卜式爲齊相武帝時南粵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
王媿臣死釋臣宐盡節其驚下者宐出財以佐軍如
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
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帝賢之下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

縣諸侯未有奮繇直守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雅正也言其行

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爲

也不爲利惑日者北邊有興日者往日也上書助官

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歲惡猶凶歲也禮曰歲凶年谷不登今又

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

金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王尊爲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邛九折阪邛山名在蜀郡嚴道縣邛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柰

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和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翟義為東郡太守時新都侯王莽居攝義心知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王若等曰翟義丞相方進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

帝 理各謂身 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 乃爾 豐年十八

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

武平侯劉璜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畧以明兵

法徵在京師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 追赴 於是

以九月都試日 太守都尉令長丞 斬觀令 觀縣名音

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

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

子而信子正復立為王故舉義兵并東平立信為天

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承平王傳蘓隆為

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矯攝尊

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共讀郡國皆震北至山陽
衆十餘萬尋爲莽兵所敗

後漢文齊王莽時爲益州太守及公孫述據益土齊
固守拒險述拒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
既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成義
侯

伏湛更始初爲平原太守時天下驚擾門下督素有
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卽收斬之徇首城
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
所全也

梁統爲酒泉太守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請闕奉
願得詣行在所詔加宣德將軍光武自征隗囂統與
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囂敗封成義侯
寇恂建武初爲河內太守光武北征時軍食乏恂以
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
策書勞問
耿況爲上谷太守時漁陽太守彭寵反自以與況有
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結誘况况不受輒斬其
使
傅燮靈帝中平中爲漢陽太守金城賊王國韓遂等

冊府元龜 忠 卷之六十四
殺涼州刺史耿都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燹猶固
守時北湖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燹恩共於城外
叩頭求送燹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燹性
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
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羞
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
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燹慨然而
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
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
朝廷不甚殷紂吾得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

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
才知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
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燹曰
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
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燹按
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耶遂麾左右進兵

臨陣戰歿

宋雋爲河南尹董卓入關留雋守雒陽雋與山東諸
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
以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雒陽雋聞復進兵還雒懿

冊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四

走雋以河南殘破軍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
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
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
郭汜等數萬人屯河拒雋蓮擊爲催汜所破雋自知
不敵留闕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催汜作亂雋時
猶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
與諸豪傑共推雋爲大帥因移檄收伯同討李傕等
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
史周乾瑯琊相陰德東海相劉熹彭城相汲廉北海
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邵汝南太守徐繆前

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
南尹幕府國家旣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玄
劫執忠良殘弊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
縉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爲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
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於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
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起疑惑謙等竝共諮諏
義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旣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
君子靡不顛顛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宐指
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
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

蓋勳爲京兆尹董卓廢少帝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與嵩俱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竝還京師

陶謙爲徐州刺史時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間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滎陽侯

陸康爲廬江太守獻帝初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饑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以禦之袁術大怒遣

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病卒士正爲河內太守時董卓擅政正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

孔融爲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相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袁曹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曹公怒而殺之

徐璆爲東海太守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

朝拜衛尉太嘗

魏華歆漢末爲豫軍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吏民感而愛之時楊州刺史劉繇死其衆願奉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之宜衆守之連月卒謝遣之不從游楚爲隴西太守明帝太和中蜀將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以應之此爾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東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

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來寇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敵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顛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爾使顛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明帝嘉其治詔牧聽朝引上殿

吳士燮漢末爲交阯太守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下詔拜安遠將軍封度亭侯虞忠爲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水晉劉暉爲司隸較尉惠帝達長安留暉守雒陽河間王顥遣使勸牟皇后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顥見表大怒遣陳頴呂朗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暉爲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雒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雒牟后反宮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暉後爲太原

內使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劉弘爲荊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惠帝幸長安弘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成都王穎南奔欲歸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勸欲推穎爲主弘子璠追遵弘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勸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已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子璠又斬勸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贊美之張光爲新平太守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爲顥

所擒顯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
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顯壯之引與
歡宴彌日
張髦爲河南尹愍帝建興初劉聰寇河南髦死之
麴特爲新平太守時劉曜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
及諸氏羗皆送質任唯特與西平太守竺恢固守不
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
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
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特恢等亦率衆十
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

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
華軼爲江州刺史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軼有濟天
下之志每遣貢獻入雒不失臣節謂時者曰若雒都
道斷可輸之瑯琊王以明吾之爲司馬氏也
顧衆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元帝以
衆補南康太守衆徑之鄱陽不過敦敦甚怪言及敦
構逆令衆出軍衆遲回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
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後爲義興太
守時蘓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
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拯

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恇恇從之衆乃遣郎中徐
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恇尅期
郊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楊威將軍仍舊衆從第
護軍參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
響應峻遣將孔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恇
要擊徽戰于高祚大破之收其軍謨以冰當還任故
便去郡衆潰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
海虞道入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
大敗度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繇婁縣
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屯烏苞會稽內

定王舒吳興內史虞潭竝檄衆爲五部大都護統諸
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
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
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金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
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
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叛明率宗黨
五百人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劉錢
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卽斬弘首衆住吳城遣督護朱
祈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閔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
陽等往攻之閔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
已之力具表相讓論者美之
司馬勲爲梁州刺史守武當時後趙石李龍死中國
亂雍州諸豪帥馳告勲勲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
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
中皆殺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勲勲兵少未能自固復
還梁州
應詹爲南平太守時荊州刺史王澄假詹督南平天
門武陵三郡軍事及雒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
援澄使詹爲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
竟不能從也

王舒明帝大寧初爲廷尉從兄敦表舒爲荊州刺史
及敦敗敦兄舍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竝沉于江
熊遠爲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寧
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保境安衆爲務敦
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嘗卿
謝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爲賊胡桀郤驃等所執
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
之有遂害之
江績爲南郡相會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

仲堪要績與南蠻較尉殷覲同行竝不從仲堪等屢以爲言績終不爲之屈覲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未知獲死所爾一坐皆爲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爲御史中丞

辛恭靖爲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恭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遁歸于江東安帝嘉之

宋王鎮之晉末爲安城太守及桓玄敗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第五人竝臨陣見殺

杜瑗晉末爲兗州刺史時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

劉虔之晉末爲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將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府郡兵力出澨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叅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

褚叔度爲廣州刺史時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
過嶺荊州平乃還
張邵爲湘州刺史時謝晦反遣書要邵邵不發亟馳
使呈高祖

杜弘文爲交州刺史文帝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代
之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
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仗節三世嘗欲投軀
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如其顛
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旣年老見弘文與疾就路不忍
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遺第弘獻請京朝

廷甚哀之

王僧達爲宣州太守時魏軍來逼都邑危懼僧達求
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徒在義興
及元凶弒立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
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爲
君之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
示禍福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策之上也如其不能
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
也僧達乃自間道南奔逢孝武於鵲頭卽命爲長史
加征虜將軍初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

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義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帝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之職良前繼其志臧質爲雍州刺史元凶邵弒立質家遣門生師頴報質質疏頴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孝武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舉義竝逃亡邵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勲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逆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邵

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報質卽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逕赴尋陽與孝武同下

蕭思話爲徐兗二州刺史元凶構逆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孝武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濶狹旣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載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臣民莫不憤咽况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嘗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

心輒已種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
略會奉令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
武霜斷臧質忠虔竝到不謀同時仗順泐流席卷江
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
申垣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垣爲統
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絡繹繼發憑威
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孝武至新亭坦
亦進克京口

坦護之爲寧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
宣反兖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遠相連結與護

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遣寶時戍湖陸護之
留子恭祖守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
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

劉延孫鎮京口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
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旣至誕已閉
城自守乃遣誕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
送首京師

梁曠爲山陽內史時竟陵王誕舉兵反曠家在廣陵
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誕怒滅其家

劉懷珍爲河間太守時竟陵王誕及郡人王彌族甚

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弼車騎參軍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南齊謝玄邈宋明帝時為青州刺史罷州還高帝塗

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故宋明帝稱高帝有異

謀高帝不恨也

梁袁昂仕齊為吳興太守東昏侯永元末義師至京

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竟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扶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測雅懷聊申任意獨夫在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心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鄴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

看於下不謀同契定在茲辰且范曄中曾文薦誠款各率所繇仍爲犄角沈法瑀孫盼朱端已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所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王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足爲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弗俊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日昂答曰都吏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
役近奉勅以此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
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正以內揆庸素文武
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爾雖欲獻心莫增六師之勇
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
從容以禮竊以一食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
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
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
誠惟埋鑿猶懼威靈

歐陽頴爲臨賀內史高祖大冑中侯景構逆衡州刺

史韋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頴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
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昭
基奪其郡裕以欽與頴有舊遣招之頴不從乃謂使
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
爲跋扈後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頴
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
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
陳昕爲驃騎外兵臨川太守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
昕啟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車輕弱恐慮必濟乃
拔昕爲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

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固留極飯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弗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啟城中遣昕夜絕而入高祖大喜勅卽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褻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

王褒爲安城內史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

志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三年元帝徵褒赴江陵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

袁君正爲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萬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

王冲爲南郡太守元帝鎮荊州爲鎮西長史侯景之亂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

陳周敷梁末爲豫章太守是時江南會帥並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

先入朝

蕭乾為建安太守文帝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乾棄郡以避時閩中守宰並為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從徙居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以狀表聞帝甚嘉之起授五兵尚書

程靈洗為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後魏崔元珍孝莊永安中為唐州刺史爾朱榮之趣

雜雜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歸暉拒守不從為子鵠所陷

裴俠為義陽郡守元顥入雜

王欽若等曰北海王顥時奔于梁梁高祖為魏

王送至 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都太

守帶防城別將

辛子馥為平原相時元顥入雜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顥拘子馥并禁家口孝莊反正詔封三門

縣男

崔庠為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

崔巨倫爲東濮陽太守元顥入雒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兖州事封漁陽縣男
楊津爲定州刺史時賊帥維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及葛榮專制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
北齊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濮陽民杜靈椿等攻城剽野聚衆將萬人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陽平路
文徒黨緒顯等立營柵爲亂季式討平之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盜賊多致尅捷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內既不奉命又不侵境有何急

急遣私軍遠戰萬一失脫豈不招罪季式曰君言何不忠之甚也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且賊知臺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救來備破之必矣兵尚神速何得後機若以獲罪吾亦無恨
傳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克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
後周張曠初仕梁爲吳興郡守時侯景陷京城百官逃散湘東王記室參軍姚僧坦假道歸至吳興謁曠曠見僧坦流涕曰吾過荷朝恩今報之以死君是此邦大族又朝廷舊臣今日得君吾事辦矣俄而景兵

大至攻戰累日郡城遂陷

泉企為雒州都督為東魏將高敖曹所攻陷執企而東企臨發密誠其子元禮仲遵曰吾平生志願不過令長爾幸逢遭會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衰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弘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云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竇斌為雍州牧隋文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

隋王長述為信州總管時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帝大悅陳孝意大業末為鴈門郡丞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舉兵來攻孝意指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絕竟無報命孝意執志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慟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較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劉權大業末為南海太守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

起數來攻郡豪帥多願推權爲首權竟盡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微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英雄並起時不可失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

劉子翊大業末爲丹陽留守於上江督運爲賊吳基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復遣領首賊清江遇江都之變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王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江都之變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大業末爲河東通守唐高祖義師攻之君素

守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獎擢至于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情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情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爲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徵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于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唐李襲志初仕隋歷始安郡丞大業末江外盜賊尤甚襲散家產召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後聞江都之

形勝志 卷之二
變人勸襲志曰公累葉冠族久臨鄙郡蠻夷畏威士
民悅服雖曰隋臣實我之君長今江都篡逆四海鼎
沸主號者非止一人公宜因此時據有嶺表則百越
之人皆拱手向化追蹤尉他亦千載一遇也襲志厲
聲曰吾世樹忠貞見危授命今雖江都陷沒而宗社
猶存當與諸君戮力中原共雪讐耻豈可怙亂稱兵
以圖不義吾寧蹈忠而死不爲逆節而求生尉他愚
鄙無識何足景慕於是欲斬勸者從衆議而止
皇甫無逸隋末留守維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
都尊立越王侗爲帝及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

子斬關而走追躋且至無逸謂之曰當與汝死戰吾
頭何可得也

鄭元璠隋末爲文城郡守高祖起義大原遣將張綸
西畧地至文城元璠堅守不下攻拔其城擒致軍門
及平京城拜太常卿授上柱國

嘗達武德初爲隴州刺史爲薛舉所擒達辭色抗厲
不爲之屈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不達曰止是瘦
老嫗何足識竟釋之

李玄通武德初爲定州總管爲劉黑闥所擒黑闥重
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歎息曰吾荷朝恩作藩東夏

孤城無援遂陷虜庭當守臣節以忠報國豈能降志
 輒授賊官拒而不受故吏有以酒食餽之者玄通曰
 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來相寬尉吾當為諸軍一
 醉遂與樂飲謂守者吾能劔舞可借吾刀守者與之
 及曲終大息而言大丈夫受國恩鎮撫方面不能保
 全所守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因潰腹而死高祖聞之
 為之流涕拜子伏護為大將軍

呂子臧武德初為鄧州刺史賊朱粲圍城遇霖雨城
 壁皆壞所親者知城必陷固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
 子方伯降賊者乎於是率其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

隋

劉政會武德初為太原留守劉武周進逼并州晉陽
 豪右薛深等以城應賊政會為賊所擒于賊中密表
 論武周刑勢事平復其官爵

高敞聖曆中為趙州刺史時突厥默覈寇州長史唐
 波若將以城降賊敞不能禁止乃於廳事自縊不死
 默覈逼令誘說趙州屬縣敞抗節不顧遂為賊所害
 則天聞而嘉之贈冬官尚書謚曰節

楊元琰長安中為荊州長史與張柬之交代泛舟江
 中流言及則天革命諸武擅權之狀發言慷慨有恢

復之意後入爲右羽林將軍與東之誅二張立中宗
李京玄宗天寶末爲饒州太守時祿山反攻饒陽京
憂迫無計遂投火而死

顏杲卿天寶末爲嘗山太守時安祿山反賊將蔡希
德攻陷嘗山杲卿及長史袁履謙並爲賊所害杲卿
晉陵人也少以吏幹稱祿山奏爲嘗山太守及祿山
反杲卿與長史袁履謙前真定令賈深內丘丞張通
幽密謀開土門以背之時賊將李歸仁令弟欽湊領
步騎五千鎮土門而隸於嘗山杲卿遂謀誅卿湊乃
召欽湊赴郡會議因殺之以并其兵會賊將高邈何

千年俱自東京至杲卿設策遣藁城尉崔安石與縣
吏翟萬德潛縛之安石遂與萬德伏兵於驛生擒千
年及邈致于杲卿杲卿使其男泉明與賈深張通幽
執邈千年及欽湊之首獻於京師帝大喜以杲卿爲
衛尉卿兼御史中丞袁履謙爲嘗山太守賈深爲司
馬是時河北十五郡皆殺賊官吏以歸國祿山聞有
變乃遣其黨史思明蔡希德以平盧步騎五千攻嘗
山杲卿力屈城陷思明執杲卿送于祿山祿山怒縛
於維水橋柱交解之杲卿詬詈之聲至死不屈履謙
亦同時遇害履謙性剛狷詬賊尤甚賊忿之先截其

舌履謙以口血噴其賊面賊嚙割之路人皆不忍視
李遵天寶末爲彭原太守時肅宗幸靈武至烏氏頓
遵至謁見進奉衣服器械資糧以助軍
顏真卿天寶末爲平原太守安祿山乘虛遣史思明
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
沒獨平原清河博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盪不可復
振真卿乃歷江淮荆襄朝于鳳翔授憲部尚書
崔光遠天寶末爲京兆尹時肅宗在靈武光遠領長
安縣令蘇震并府縣官屬十餘人於京西市號令百
姓名能從靈武郡者百餘人其日出城西門歸順

袁光庭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戍兵
人赴難河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准光庭守伊州累
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降屈部下如一矢石
既盡糧儲將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自焚而死
薛雄代宗大曆中爲衛州刺史魏博節度田承嗣誘
爲亂雄不從承嗣遣刺客盜殺之
康日知德宗建中中爲趙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李
寶臣卒其子惟岳謀有父位詔幽州節度朱滔討之
日知遂以州順命
姚况建中末爲涇原節度判官時節度使姚令言奉

詔率兵赴關東以况知州事以兵馬使馮河清知兵馬留後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德宗幸奉天况與河清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共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黃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効拜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河清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

韋臯建中未爲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留後事時涇師犯關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節度使張

鑑以府叛歸於朱泚先是泚留范陽戍卒五百人於隴州舊將牛雲光將之是時雲光將欲謀亂擒臯以應泚臯將翟晔同知之白臯爲備雲光知事泄遂率其兵以奔行及汧陽遇泚家童蘇玉將使于臯以臯爲御史中丞乃相率却過隴州乃云臯恭承命郎吾人也知不受命彼書生可以圖了事無不濟矣及反旆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僞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何也雲光曰前未知公心故潛去知公有新命令乃復還願與戮力定功同其生死臯曰善又謂雲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器甲

使城中無所危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待臯且以爲信然乃盡付弓矢戈甲臯既受之乃內其兵明日臯犒宴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此又使家僮劉海廣以臯爲鳳翔節度使臯斬海廣及從者三人生一人使報泚乃遣從父兄平翕繼入奉天城中聞臯有備士氣增倍臯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李楚琳亦崩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旣不事上安能恤下臯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寤寧誓與羣公竭誠王

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願除克祖先之靈必當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塵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迫於子孫亦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于吐蕃以求助朱泚旣滅授左金吾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張建封建中末爲壽州刺史時淮西節度李希烈稱兵擒李元平擊走劉德信唐漢臣等又摧破哥舒曜於襄城連陷鄭汴等州李勉棄城而遁鑿駕又幸奉天賊克威益盛淮南陳少遊且使使交通希烈希烈僭稱僞號改元遣將楊豐賁僞赦書二道送少遊及

建封豐至壽州建封乃令擒縛豐號令軍州適會中使自行在及使江南廻者同至建封乃令引楊豐對中使斬之于通衢封偽赦書送行在遠近震駭陳少遊聞之既怒且懼建封遂奏少遊與希烈往來事狀希烈偽署其黨杜少成爲節度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建封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柵少成竟不能侵軼乃南掠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爲建州刺史涇原叛造聞難作檄馳隣州請齊舉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

謂造罪不敢卽赴闕德宗以爲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爲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行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爲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宥行師事宥遣其將持記責宋州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使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于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宥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一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屯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宥爲汴將李質執之傳送京師兵圍宥卽遁去

承簡拜簡較左散騎嘗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

崔從憲宗元和初爲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
西川以兵逼從歸附從訓卒設備以一印抗禦之
杜愔懿宗咸通末爲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
爲亂擁衆還徐至泗州令息攻之遣牙將李員入城
見愔曰留後知中承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
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愔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爲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
憲家屬在魏闕東俶擇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

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
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朗旨致書于秦涇雍梁邠
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
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
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
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令小伶安
十十以五絃妓見思同因勸諷勅又軍較宋審温者
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卽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
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赴部暑藥彥稠至方宴而妓

使適至乃繫之獄彥稠請誅審温拘送昭赴闕思同
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中
行營都部署

晉李瓊高祖天福中為潁州刺史遇楊光遠以青州
叛統本部兵攻其郡城且以書誘瓊瓊固拒之以書
上進朝廷嘉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一十七

禮士 旌表

禮士

夫見善如不及先儒之不訓就賢體遠為政之要道
自昔牧人守土之吏曷嘗不尊尚賢者詳延俊乂申
以禮遇咨其道義然後能成化而美俗哉至若几杖

之設以重於耆年書記之間以獎其高行親詣閭巷
 靡辭於屈體召至郡間欽聞其緒言或重其經術待
 以師友或接之恩紀同乎昆弟及至旌異其德推顯
 其材褒待越於常制延辟極其勤懇用能聳厲四封
 之內激昂中人之志使其靡然向風翕然遷善遵行
 禮讓臻乎耻格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漢曹參為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古蓋善治黃老言黃
 老子帝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乎
 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
 公焉

吳公為河南守雒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屬文稱於

郡中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秀美也甚幸愛

何壽為蜀郡太守時何武為郡吏事壽壽知武有宰

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

趙貢為琅邪太守時薛宣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

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斗食者祿少每歲不滿百石計日以

斗為數吏不其縣名也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促宣歷行屬縣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

中丞相史後宣代張禹為丞相除趙貢兩子為史

孫寶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

青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椽進兒如賓禮

後漢杜詩爲南陽太守穰人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便始敗歸鄉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

詩乃歎曰昔明王與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聽事

郭伋爲并州牧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任延爲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

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萇者

隱居太末縣屬會稽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

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掃洒其門尤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脩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

祭酒萇尋病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鮮于褒爲京兆尹郡人第五倫始以營長詣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倫臂

諛曰恨知晚諛別也東觀記曰倫步擔往侯之留十餘日將倫上堂令妻子出相對以屬託焉

朱暉為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

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

郡

梁統為姑臧太守姑臧稍為富邑時天下未定士多

不脩節操而孔奮以議曹掾守姑臧力行清絜為衆

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

奮既立節治貴仁平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

嘗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龐參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嘗恐不及

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

乃遣之賜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弟弟相

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

鮑昱為汝南太守新息人高獲三公爭辟不應昱每

行縣輒軾其閭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人謝夷吾為督郵倫甚崇其

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

之禮

徐蕭為右扶風時張玄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為

陳倉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
 之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
 日相遭真解滕矣遭逢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王龔為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
 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
 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
 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
 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
 也乃復厚遇待之繇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陳蕃為豫章太守在郡不接賓客惟徐稚來特設一

榻去則懸之後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
 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
 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表其清高
 种拂為潁川太守潁陰人劉翊嘗守志臥疾不屈聘
 命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
 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復舉翊孝廉表其清高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奇節隱居教授參到
 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
 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
 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
息而還叅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
羊陟爲河南尹時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往造陟陟
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
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屣
露宿其傍延陟坐於車下左右莫不嘆愕陟遂與言
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
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
夫想望其風采
陶謙爲徐州牧時公卿舉鄭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

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謙接以師友之禮
孔融爲北海相承黃巾殘破之後脩復城邑崇學校
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瑋爲方正邴原爲有道
王脩爲孝廉又以原爲計佐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
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
脩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
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祖來定策命懇惻
國之將隕婺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政涉彼匹婦也
猶執此義實望根矩原字根矩仁爲已任援手執溺振民
於難乃或宴宴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

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
山融書曰隨會在秦賈李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
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
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基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
十餘年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公孫度甫覺知原之
不可復追也因口酈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
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來也遂免危難

吳太史慈
初避遼東

融救遣人計問
其毋并致解遣

公孫度為遼東太守時王烈避地遼東度接以昆弟
之禮訪以政事

劉表為荊州牧時趙戩客於荊州表厚禮焉

魏張邈漢末為陳留太守弟超與臧洪起義同至陳

留邈問臧洪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超甚愛之

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

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

盧毓為上黨太守先是鉅鹿人張璠養志不仕移居

上黨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板謁璠教曰張

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板謁

所可先餘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陳登爲廣陵太守請郡人陳矯爲功曹使矯詣許謂
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矯
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
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
法吾敬華子魚清脩疾惡有識有議吾敬趙元達博
聞強記奇異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
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
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裴徽爲冀州刺史趙人孔曜薦清河文學管輅於徽
徽卽檄召輅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
倦天時大熱移床在庭前樹下乃至鷄向晨然後出
再相見便轉爲鉅鹿從事三見轉治中四見轉爲別
駕至十月舉爲秀才

王凌爲青州刺史表請郎中王基爲別駕後召爲秘
書卽凌復請還頃之言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劾
州曰凡家臣之良則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
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
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繇
基協和之輔也

蜀夏侯纂爲廣漢太守以縣竹人秦宓爲師友祭酒

九
禮士
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必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
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

吳士燮爲交趾太守體噐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
往依避難者以百數

吳粲字孔休爲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
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凰以嘉鳴爲
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

顧邵爲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誥出於役伍陽羨張秉
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
友之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

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慙
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唯善所在皆此
類也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時皇甫方回謚之子少尊父操
辟亂荊州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茗素士服望門輒
下而進

周浚爲楊州刺史廣陵人華譚好學不倦爲隣里所
重浚引爲從事史愛其才品待以賓友之禮

劉弘爲荊州刺史時陳敏作亂順陽太守張光率步
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弘雅敬重光稱爲南楚之秀

劉陶爲揚州刺史先是杜夷爲王敦所舉方正夷遁於壽陽鍾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爲參軍夷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目詣夷爲起宅宇供其醫藥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陶告廬江郡曰昔魏文侯執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潔高尚其志頃流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之士有此難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每每營恤之嘗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尋以胡寇文移渡江王導遣吏周瞻之

許猛爲幽州刺史素服霍原之名將詰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

王月致羊酒

王敦爲荊州牧以郭舒爲參軍轉從事中郎將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乃表爲梁州刺史謝尚爲丹楊尹鍾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臨汝令袁勗子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亮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遂問焉荅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宏誅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丹府元龜 禮士
鄧嶽爲廣州刺史葛洪爲句漏令將子姪俱行嶽留
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莞太守又辭
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叅軍
王弘爲江州刺史時彭澤令陶潛棄官閑居弘甚欽
遲之後日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
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
於夫繆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
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
之等齋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
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讌窮日潛無履弘顧左

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
要之還州問其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
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
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
酒米乏絕亦時相贖

前涼陰澹爲燉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靜好學不與當
世交通或獨笑或長歎涕泣或先生碩德名儒真可
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主老曰今四表
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
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

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黷乎會病卒

後秦符融爲冀州刺史州人崔玄伯少有雋才號曰冀州神童融虛心禮敬

宋劉道產爲雍州刺史柳元景有器質道產深愛其能元景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欲見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垂意以爲惘惘

袁粲爲丹陽尹太原王延秀薦傳昭於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定其所制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也

張崇之爲吳興太守烏程人吳達有孝行爲鄉里所推崇之三加禮命其後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南齊張永爲吳興太守郡人沈鱗士隱居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永請鱗士入郡鱗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鱗士曰明

丹州志卷之六 禮士
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欲飭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
喬卿永乃止

王曇生張淹並爲東陽太守郡人徐伯珍積學十年
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曇生與淹並加禮辟伯珍
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錢塘人褚伯玉有高世之行僧
達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
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
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

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覺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
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
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
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楮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
唯服松石分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
此冀慰日夜北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滄
州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袁昂領丹陽尹辟徐之才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
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

映光爲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

梁蔡興宗爲鄭州刺史引沈約爲記室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

蕭琛爲東海太守琅邪人諸葛瓌辟江祀府議曹不就琛與刺史安成王秀鄰陽王恢並禮異焉

衡陽王元簡爲會稽太守時何喬隱居東山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嘗命駕式閭談論竟日

柳惲爲吳興太守郡人沈顛幼清靜有志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累徵不赴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

民丁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太慚厚禮而遣之

王峻爲桂陽太守時郡丞周興嗣博通紀傳善屬文峻素相賞好禮之甚厚

陳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先是湘東王主簿蕭允臺城陷居京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安都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禮

後魏陸馥爲相州刺史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咨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王誦爲幽州刺史范陽涿人盧義僖爲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雋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來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

劉模爲潁州刺史王肅之歸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獨模給所須吊待以禮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裴慶孫爲邵郡太守在郡愛好交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嘗滿是以爲時所稱

崔休爲渤海太守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東山四

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嘗千餘人生徒旣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

北齊楊州公永樂爲濟州刺史州人李系爲廣陵王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徵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永樂聞而請與相見待以賓友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

還都

任城王潛爲定州刺史李德林君貧轆軻潛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始均師友不爲君臣禮數

唐高士廉太宗貞觀中爲益州都督府長史蜀人朱

桃椎者澹泊爲事隱居披裘帶索沉浮人間寶軌之
鎮益州也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爲鄉正桃椎口竟
無言棄衣於地逃入山中結菴澗曲夏則倮形冬則
樹皮自覆人有贈遺一無所受每爲屨致之於路人
見之者曰朱居士之屨也爲嚮米置於本處桃椎至
夕而取之終不與人相見議者以爲焦光之流士廉
下車以禮致之及至降階與語桃椎不荅直視而去
士廉高之每令存問桃椎見使者輒入林自匿近代
以來多輕隱逸士廉獨加褒禮蜀中以爲美談

張嘉貞玄宗開元中爲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
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漢州刺史李擇言同榻坐談
政理時人榮之

盧齊卿爲兗州刺史王希夷隱於徂徠山齊卿就謁
致禮因訪以字人之術希夷曰孔子稱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可也終身行之矣

賀蘭進明天寶中爲試信安太守其後第五琦貶爲
須江丞進明重其才畧遇之轉深
李勉德宗貞元中爲汴滑節度以名士李巡張叅爲
糧料官巡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筵
次陳膳執酌辭色悽惻論者羨之

李峴爲魏郡太守時李栖筠爲寇氏主簿峴待之如布衣交

張建封爲壽州刺史聞溫造之名招以尺書造曰可人也挈家從之建封動靜咨詢而不敢縻以爵祿及按節彭門造歸下邳有高視天下之心建封恐一旦失造遂妻以兄之子

李泌爲陝虢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陽城決之泌數禮問之

崔衍爲宣歙池觀察使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士

者得賓寮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

旌表

夫追甄徃烈申獎至行興廉而舉孝尚賢而崇德乃爲政之所先也况乎居岳牧之任爲萬夫之長風化攸繫品庶式瞻自非敦勗名義旌別淑慝亦何以臻耻格之漸成懷音之美哉繇漢暨唐循吏間作乃有移書以褒直節置饋以禮先民至若貞操邁倫懿範絕俗或著之銘刻或加以辟署或表厥鄉里揚其淑聲或列之圖像形於善頌或在顧於衡華或荐推於廩賜旣優異於羣萃復升聞於王庭故能激勵頽弛

聳動倫伍致民德之歸厚成政績之尤異焉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

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

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

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

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憫惜其

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極以顯其魂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

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

後漢任延年十九為會稽都尉及到靜泊無為唯先

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鄧惲為長沙太守初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

隣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甄異

之以為首舉

劉護為江夏太守郡人黃香年十九歲失母思慕慙

悴殆不勝哀免喪鄉人稱之至孝護聞而召之署門

下孝子甚見愛敬

賈琮為冀州刺史初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廷尉獄

中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又已肅為議郎與

竇武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

嘗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

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旣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琮刊石立銘以記之

張醜爲東郡太守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青爲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醜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爾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

韓崇爲汝南太守郡人蔡順以至孝稱崇召爲東園祭酒順母平生畏雷自亡歿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軍馬到墓所

孔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高密人鄭玄字康成融深敬之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壯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魏王肅為廣平太守時有張璠學兼內外不應辟命

卒肅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

璠字子明

來至問之

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

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

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使勞問其家顯題

門可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毋丘儉為幽州刺史討高句驪王名宮將叛於魏其

臣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生蓬蒿不食而死及儉至今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

蜀王喬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孝之行喬表其

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引立祠作銘以旌先賢

董榮為益州刺史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孝通

誦之

吳顧邵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恤

其後

晉孔嚴為吳興太守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

夫之兄弟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孀弟遠行未反
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褒薦之
溫嶠鎮武昌甚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
陰澹爲敦煌太守郡人索襲虛靖好學舉孝廉賢良
方正皆以疾辭澹禮之襲卒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
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
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
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黃玄於衆妙之內宅
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
之高遠莊生之不顯蔑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宣爲敦煌太守郡人宋纖隱居於酒泉南山宣畫
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
身不可見名不可求

馬岌爲酒泉太守時宋纖隱於南山岌具威儀鳴鍾
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
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
蒼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
我心

劉弘爲荊州刺史立諸葛孔明坐叔子碣使叅軍李

興爲之文

前秦符朗爲晉州刺史桑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宋張崇爲吳興太守烏程人吳達經荒饑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夫妻僅存家極貧窘暮年成七墓十三棺時人贖贈一無所受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劉峻爲武陵內史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

劉損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堂宇頽毀垣墻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

卽令脩葺

南齊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郡民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

王綸之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圖畫

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

梁顧憲之爲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

謝朓爲東海太守辟琅邪人諸葛璩爲議曹不就朓教曰昔長孫東徂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輜高通德之

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
 結轍前脩豈懷珠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
 王侯者邢聞事親有啜菽之寔就養寡藜蒸之給豈
 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蔡興宗為會稽太守先是郡人郭原平有孝行為鄉
 里宗仰太守王僧朗察不就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友山陰朱百年妻下教曰秩年之貺著
 自圖書籛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
 者哉永興郭原平世尊孝德洞業儲虛深仁絕操追
 風曠古棲真處約華考方巖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

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
 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不受

後魏盧道將為燕郡太守下車表樂毅霍光之墓而

為之立祠

樂墓在良鄉
霍墓在蠡州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

高允為懷州刺史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郡縣見邵
 公廟廢毀不立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者
 何望乃表闕脩葺之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以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
 之脩飾廟堂

隋漢王諒為并州總管先是文水人郭雋家門雍睦
七葉共居大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義之諒聞嘉歎
賜兄弟二十人衣各一襲

唐許景先開元中為鄂州刺史閭鄉人梁文貞少從
征役比回而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終養乃泣血廬墓
三十餘年景先奏請宣付史官

李栖筠為浙西觀察使時蘇州嘉興人徐岱少好學
六籍諸子悉所探究栖筠厚遇之為改所居為復禮

鄉

州府元龜

